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九年盡

十二年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月之二十

二日左氏經作正月正月之二十一日亦爲丁丑禦說左氏作御說禦御通史記宋世家云公子禦說奔亳漢書古今人表宋桓公禦說俱與此同按三月朔爲戊午丁丑當月之二十日若正月當十九日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

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

葬使若非背殯也疏注襄公至殯也○監本也作者背殯出會事在下十八年傳曷爲不使齊主

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

之也是征齊之文也又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

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又二十一年傳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是有憂中國

尊周室之心也桓公無不合葬今不書葬故知爲襄公諱也
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
不呼之義也是則諸侯雖當朝會一聞私喪卽當還歸其背
宿出會之非愈見春秋爲宋襄晉文諱諱之正以刺之也解
諱箋云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
諱葬嫌爲齊桓諱與陳侯欽同例通義云此亦兼爲齊桓諱
與陳侯欽同
意按孔說是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疏杜云

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釋例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葵丘非也大
事表云今在歸德考城縣東三十里亦用杜說水經注泗水
篇黃溝自城南東經葵丘下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是
也馬氏宗棧春秋左傳古地補注云鄆元引春秋古地云葵
丘地名今鄆西臺是也鄆本齊桓公所置管子築五鹿鄆中
牟以衛諸夏是葵丘宜在鄆與宰孔勤遠略之言相合元和
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
盟臺其地名盟臺鄆四書釋地續云春秋有葵丘一齊地
近在臨淄縣連稱管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
黃縣東有葵丘齊桓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
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丘有三具一在齊
其在陳留之外黃具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齊侯

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丘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也以致之亦伯者之用心也按陳留在齊西南以爲西略無不可然上言南伐楚楚更在陳留西南文義似乖而在汾陰亦太遠則似在鄴者近是鄴亦近晉故晉獻欲會葵丘也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

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爲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

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

柩之前故不名

疏注宰猶治也○小爾雅廣詁云宰治也文選注引聲類云宰治也白虎通爵篇云所

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周官馬傳云宰制也制治義通○注三公至名也○漢書翟方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風俗通十反云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古者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
通義云以三公領太宰者也。注以加至任也。○舊疏云決
上五年首戴之會總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爲會
主致諸侯于此會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
下爲諸侯所會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家
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是宰
職大尊重與天子參聽萬機也萬機者書皐陶謨云一日二
日萬幾彼釋文云徐音幾孔傳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穀梁
傳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注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是
亦用公羊義也。注宋未至不名。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
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某
前臣命之義故稱子某既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某
三月俱在五月限內也若然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注云據
宋子既葬稱子者彼統以未踰年言之明雖葬仍宜稱子也
宋子出會非居尸柩前同既葬之稱故彼注即據此爲既葬
以難也彼疏引此注非下有居字蓋既葬稱子者正解未葬
亦稱子以王事出會故屈其本稱亦不以家事辭于王事義也
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
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亦稱子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
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識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
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識于王事諸侯不敢申其私恩鄭伯
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

以王事稱爵故也鄭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卽按左傳明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不別在國出外之異知左氏說當亦與公羊同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踰年爲王事者皆稱子卽未喪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者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之說以爲稱子禮也孔疏節引異義說也禮記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疏云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疏包氏慎言云伯姬之卒係在八月二日而經書於七月按麻乙酉爲八月朔日

若七月大則乙酉爲三十日

此未適人何以卒

注据杞叔姬不卒疏

注据杞叔姬不卒疏

卽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此未適人何以卒故難之也春秋之內唯有杞

叔姬來歸成八年杞叔姬卒更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 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注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

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

嫁笄而醮之稱字疏注字者至別也禮記冠義云已冠而

則同也白虎通姓名云人所以有字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

五通乎織紵紡績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

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禮記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

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字而笄之又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

字注以許嫁爲成人也列女傳魏曲沃負傳是故十五而笄

者舊疏云以內之公子爲大夫者卒皆稱名而內女嫁許卒

而稱字所以遠別之故也注笄者至飾也禮士冠禮注

笄今之簪周禮追師職爲副編次追衡笄注笄卷髮者國語

晉語云折委笄注笄簪也禮士昏禮云姆纁笄宵衣在其右

注笄今時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笄笄注笄今之簪有笄

者屣組爲紃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笄一名衡詩鄘風

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笄衡也其制則文九年穀梁傳注
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喪笄無飾則禮喪服傳之
惡笄者櫛笄也亦名箭櫛笄彼注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
或曰櫛笄以竹爲之者曰箭笄喪服傳箭笄長尺注箭笄櫛
笄也是也魏書劉芳傳高祖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
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
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
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髮
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髮
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尊其笄櫛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
笄又禮內則稱于冠尊故尊其笄櫛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
有笄明矣士冠禮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
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冕之笄男子
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皆有按喪服傳云箭笄皆尺
吉笄尺二寸賈疏云吉笄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
夫人用玉女子許嫁宜吉笄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耳范注
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與賈說異○注
服此至一也○白虎通嫁娶云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
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
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
又云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
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防淫佚也禮記曲禮云女

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者有從人之端禮昏禮主人親
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醴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五
采爲之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
○注婚禮至稱字○按勘記云醴之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
本醴誤禮禮記雜記疏引賀場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
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
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賓不備禮也所引婚禮者婚禮記
文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
女賓執其禮疏云笄女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
醴之又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彼注以許嫁爲成人故死則
成人之喪治之也其未許嫁者二十而笄雜記云女雖未許
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則賀氏所述未許嫁而笄
之禮也雜記又云燕則髻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髻
紒也然則時若死則宜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諸侯絕
旁期自不服也春秋所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
書皆許嫁諸侯者也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
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
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疏注不以殤禮降也
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
喪治之注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

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禮記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
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
與丈夫同疏引射慈喪服變除云未許嫁十九猶爲殤喪服
大功章云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
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
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
哭之未名則不哭也摠麻章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
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婦人爲殤者服
也殤小功章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
殤中從下則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按女子雖不二十但許
嫁卽不爲殤死則喪之如成人從出降之例其女爲本親之
服亦從出降一等所謂逆降故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
未嫁者爲世父母姑姊妹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是
也其許嫁之後則杖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父母在室爲
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父母亦童子也無男
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
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蓋以其許嫁已有出適人之
道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已冠故
同成人也故雜記注云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
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也
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爲夫家所
厚故我降之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

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其夫不爲服則本宗之親不降矣
○注許嫁至之漸○通義云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無
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
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
服大功章有女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是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
言女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父母
叔父母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雖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
服相較足明矣按此爲許嫁諸侯尊同已嫁者服大功則此
在室宜服其本服則矣○注猶俠卒也○見隱九年彼傳云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者貴疑從重則
彼俠雖未命已爲大夫有貴之漸故從重恩錄之此伯姬已
許嫁爲諸侯夫人故得書之也○注日者至人例○此決俠
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卒例
書日如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之屬是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許嫁鄉婁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

疾以爲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
耶鄭釋之曰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

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干其方盛而干其將衰者未之聞也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爲美乎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祇當孟子一盛字葵丘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時也按齊氏可謂調人劉兆矣包氏慎言云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月之十六日按當十四日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疏上二

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彼言貫此言貫澤舊疏云蓋一地二名也被爲盟此言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陸本彼經亦作貫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至於救邢衛見其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新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葵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會

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

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

盟疏

繫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

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
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
叛矣鹽鐵論世務云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
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
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
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蔡澤
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一
之志畔者九國按汪氏中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
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
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
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
而人之措詞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
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
增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
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騷春秋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

論語三思而後行三嗅而作孟子三咽此不可知爲三也論
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三職三走田忌三
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
楚詞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三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
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口而九遇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
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
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則此之叛者
九國亦不必果爲九國也蓋九之爲言多也言叛者眾非實
有九國猶漢紀言叛者九起也○注下伐至是也○下十五
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云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
叛天子之命者是也通義云九國未聞蓋微國若江黃道柏
之屬左氏稱晉侯如會遇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曰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丘盛矣而九國解體
亦遂蘖芽於此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傾居盛難繼濟
以冲慎令終之道所以深惜桓公而爲後之尸大名矜大功
者戒焉○注會不書者叛也○舊疏云厲等九國亦在于會
而葵丘之會不書以其叛天子之命故也○注叛不至諱也
○以上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于葵丘也所謂爲尊者諱
爲賢者諱也○注會盟至與盟○義與上五年首戴同何意
若舉重則當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盟于葵丘矣時宰周
公不與盟故上書會此書盟會盟兩舉也舉重者如文十四
年公會宋公已下同盟于新城莊十六年二十七年書公會

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宰孔先歸過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
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
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
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
其實左穀縵作甲子或譌一字包氏慎言云甲戌晉侯說諸
卒月之二十一日按常二十日通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
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閏秋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
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遲弒
餘祭于札聘之下兩注自相乖礙預作長麻推驗日月經未
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謂不誤抑或之甚按繁露隨本消
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
晉後在焉故左傳有宰孔語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當見
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說諸左氏作僂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
九年而卒子獻公說諸立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注獻公說
諸也隸釋鄭固碑造滕僂解洪云碑以僂爲說僂僂通也
○注不書至于也○上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
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
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滅從驪姬起也又云觀
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之
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論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
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

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卽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知不然者公子遂弑子赤宣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文公何以書葬故范注穀梁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爲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荅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南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子之弑未有案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疏云凡君殺無罪大夫例去其葬以絕之

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疏左氏穀梁弑作殺公羊釋文木

弑音之轉左氏釋文殺如字又音弑謂公羊也經韻樓集云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弑傳同公羊音試按此條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弑則岐惑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苟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弑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此公羊經之作弑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弑其君之子無疑

今石經及板本皆作殺非也坊記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
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孺括聖經以一弑領二君今亦誤爲殺
字則亦陸氏之憤憤耳今人左傳殺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
齊作殺卓子作弑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云弑按晉世家
秋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弑奚齊于次亦承用左氏記事文也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注據弑其君舍不

連先君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疏注據弑至

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注連名至明也○舊

疏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弑其君之子而連奚齊

何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

般子野之屬爲是破弑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是也

是以將名連弑問之欲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

使後人知其稱名之義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

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

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弑

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堅之疏校

記云閭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弑按釋文則此經

弑多作殺或讀爲弑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作弑此作

殺爲岐出然殺可讀弑弑不可讀殺也通典引異義未踰年

之君繫父不公羊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

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

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

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

士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是鄭駁當

從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

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子野卒是也既葬

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

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卽位是也按昭十一年楚

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何休云不許

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齊商人弑

其君舍舍爲君商人弑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

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

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

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

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

克弑其君卓子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
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美齊僖
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
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按君雖未踰
年先君雖未葬其稱子某稱子屈於所尊也臣下則當君之
不得以嗣君稱謂有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爲
正○注欲言至夫同○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弑當作殺子者
未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卿與大夫故不合書也○注
欲言至君同○即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獯鄭公子歸生
弑其君夷也○注故引至見矣○校勘記云坐鄂本宋本閩
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
異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國在立太子者防篡殺也春秋之弑
大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君同也
與何意微別經續樓集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
作殺惟公羊作弑孰是乎曰公羊是也曷爲公羊是曰春秋
以是爲未踰年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緣
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子即君也公羊子曰弑其君之子
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弑是在喪之君可弗
君之也故春秋書弑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然則何不言弑
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
卽位有未踰年而遽卽位者則書弑其君齊公子商人弑其
君舍是也書弑以見商人之罪書君以見舍之于道未盡也

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弑晉子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以立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正也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隱括之辭以一弑領二事則所據之經兩書弑明矣傳曰齊慶封之徇於諸侯也曰無或如楚其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廩而代之慶封其向知史法哉○注○不解至知也○舊疏云正以傳云弑未論年君之號止○書上云其言弑其君之子何之文故云不解名矣既解言弑則書奚齊之名由弑之故明是以不復言之矣十行本知誤加○注○弑未至當月○隱四年春王正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是弑成君例日故未論年當書月也今不月故解之○注○不月至略之○晉獻殺嫡立庶致被篡殺故爲不正遇禍終始惡明也繁露精華云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于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弑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遠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中乎云爾錄所

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也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亦以不正遇禍痛之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國人不于何也不正其殺世于中而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

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

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倍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

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疏注書如至接也○隱十一年

侯之義故內通外言如外通內言朝聘故魯君臣外通皆言

如所以別內外兼錄所與交接別榮辱安危也○注故如至

榮之○即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齊此書正月之屬是也如晉

天子是○注如齊至安之○如齊此書正月之屬是也如晉

即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彼注云月者誤梁之盟後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一

七

書月而義各有當董生所謂春秋無達辭也朝聘例時而書月故分別解之○注明當至己者○尊賢慕大謂如齊晉則月安之也無友不如己謂如楚則月危之是也無友不如己論語學而篇文○注月者至錄之○閏二年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僖本齊所立也桓公德衰見叛見上九年通義云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然則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書月何爲乎

狄滅溫溫子奔衛疏

大事表云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溫城水經注濟水篇又東至溫縣

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狄滅溫溫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號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號公臺基址尚存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疏

釋文君卓子左氏經無

年傳云其娣生卓子則卓子本二名左穀經作卓或脫子字也史記晉世家卓子作悼子曲禮疏公羊以奚齊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若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按嗣君之稱子稱君未聞以葬未葬分別也左氏非通義云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

是誤以兩弑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大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亦誤以兩弑
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弑在下年似據晉乘而改正之也於
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按如舊史則奚齊
卓子之弑相距兩月同是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知左
傳誤也坊記所引自是槩括二事館以弑字非必舊史卽在
一年當如
段氏說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

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荀息注

據與孔父同疏

注據與孔父同○舊疏云桓二年傳何賢乎孔父注據叔仲惠伯不賢此

言據與孔父同亦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不食言者不加

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疏

注不食至亡之○爾雅釋詁云食僞也郭

注書曰朕不食言國語晉語云魯人食言文選思元賦疾防
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僞也逸周書
皇門篇媚夫有邇無遠乃食益善夫孔注食爲也爲亦僞也
直皆以僞訓食故左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僞也按僖十五年

左傳我食吾言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
言既出而復背如飲食之消與僞無異因謂食爲僞此食言
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
十六年左傳潰齊盟而食話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湯誓僞
孔傳訓食爲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聞云食僞也孫郭皆以
食爲虛僞而證以湯誓朕不食言韋注晉語亦以食言爲僞
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
非虛僞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
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
傳乃以食爲盡其僞言不實正義言而不行如飲食之消盡
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不幾於穿鑿而
失其本指乎○注以奚至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
事狀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疏莊二十
矣傳云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國
語晉語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
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韋注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姊或以卓子
爲其同生所生故統謂爲驪姬子焉晉世家獻公五年伐驪
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又
云十二年驪姬生奚齊又云驪姬弟生悼子皆與左國同唯
穀梁傳云晉獻公伐驪得驪姬驪公私之有二子荀息傳焉
長曰奚齊稚曰卓子正與此同唯此無伐驪說耳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

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疏上九

傳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注禮諸至節焉○大戴保傳

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

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庫門師保之學也大學

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

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人學學書計七八十五

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人大學學經術賈子容經云古者

年九歲入就小學讓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讓大節

焉業大道焉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

公卿之大夫元士之嫡子十五始入小學見小學小節焉

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

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長幼之位然則書傳

所說公卿大夫適子之制此及戴禮所說天子諸侯世子與

故後漢書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

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是也白虎通

又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

之道也故禮曲禮曰問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小學大學者白虎通又云小學經義之宮大學辟

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小學大學質文相變自爲公卿適子以

下入學之所天子諸侯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
世子似不必拘彼制也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
疏吳志周瑜傳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有國色獻公愛
之甚疏左傳莊二十八年云驪姬嬖是也晉世家伐驪戎得
姬氏居不欲立其子疏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
安食不飽欲立其子疏世家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
先祖宗廟所在而蒲近秦屈近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
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驪公
與驪姬子奚齊居絳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莊公二十八年左
傳亦載此事又彼閔二年傳云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
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又彼二年傳公曰寡人
有子未知其誰立焉穀梁傳麗姬欲爲亂莊胤謂殺申生而
立其子又上四年左傳及將立奚齊於是殺世子申生疏上
既與中大夫成謀皆欲立其子事也於是殺世子申生疏上
五年申生者里克傳之疏穀梁傳曰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
以生是里克申生傳也左傳上四年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
云公殺其傅杜原款蓋亦申生傳
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注蘇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

于於荀息故動之云爾疏

注獻公至云爾○左傳上九年云

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其後患也又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晉世家獻公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夫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是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先以此言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動之也

信矣

注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己故荅

之云爾疏

反猶復也晉世家又云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

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上九年左傳又曰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亦卽生者不愧之義史記趙世家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此當是成語故荀息引以荅獻公也○注荀息至云爾○校勘記云荅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荅作荅非察言觀色見論語顏淵篇此勘章取義也

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注長謂重耳

疏注長謂重耳○殺正謂申生重

耳次長故廢長謂重耳穀梁傳曰世子曰吾甯自殺以如之

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何願與子慮之疏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里克平鄭欲內重

起秦晉輔之子將何荀息曰君嘗訊臣矣注上問下日訊言

如左傳亦載有此語荀息曰君嘗訊臣矣注上問下日訊言

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疏注上問下日訊○詩小雅正

戴記曾子事父母訊不言注訊問也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

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卽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

問也雖皆止訓問實皆上問下也故今問獄亦謂之訊○注

言臣至可負○晉世家云吾不可負先君言以上言君故下

仍順前言稱臣也通義云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

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蕭政對韓仲子曰臣

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

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

今人相與言自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

謂信矣疏上九年左傳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

雖無益也將焉辟之晉語荀息云我對忠貞君曰何謂也我

對曰可以相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

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
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此言信內外傳言貞一也焦氏循
左傳補疏云杜云荀息稱名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左傳稱息言
竭股肱之力加之忠貞三怨將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
以美之無譏詞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
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弑之者爲賊而死之者爲忠矣
荀息之不能殺里克者母曰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
引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二語以美母曰儉蓋儉之受顧命亦
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息以例儉可知
按穀梁傳亦云以書及爲喪辭矣荀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
息閑焉是亦以書及爲喪辭矣荀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
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疏習世家十月里克
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
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晉語既殺奚
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荀息立卓子里克又
殺卓子荀息死之左傳上九年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
大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荀息可
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荀息可
謂不食其言矣注起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

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

惡明故略之

疏

左傳又云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

息亦云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繁露玉英云公子曰夷復其君

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

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

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

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

注起時至同義○舊疏云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彼注云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

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今荀息一受君命

終身死之故言及亦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

爲附庸不絕其祀以重社稷之臣也按褒荀息又以厲時之

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者也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

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

子大夫之得立不立者也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

不宜立者非也○注不日略之○舊疏云成君見弑者例書日

以賢之也○注不日略之○舊疏云成君見弑者例書日

今此不日故解之按略之與弑奚齊不書月同義漢書叔孫

通傳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國亂者數十年

爲天下笑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曰晉國之難禍起於魏

露王道云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
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皆不正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疏杜云北戎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注据衛人殺州吁

疏注据衛人殺州吁。即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惠公之大夫也。注惠公篡立

已定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

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疏晉語云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

鎮重也。芮冀芮也。惠公以里克爲重。知已爲惠公大夫矣。

注惠公至言之。○惠公宜絕而立故爲篡里克爲之臣已爲

一體里克宜討非惠公所得討故不。然則孰立惠公。注欲難

以討賊辭予之明惠公亦在討也。殺之意。疏注欲難殺之意。○正以欲明惠公不合討。里克也

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疏晉世家云里克等已殺奚

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晉語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繁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是里克逆惠公事也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

既殺夫二孺子矣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疏注

子至幼小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孺子小子也國語晉語云孺子何懼注孺少也書洛誥云孺子其朋鄭注孺子幼小之稱說文子部孺乳子也一曰輪也輪尙小也文選幽通賦鳩巢姜於孺茲今注應劭曰孺少也蓋孺本小稱故年之幼小者稱孺子因之入君初卽位者亦稱孺子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爲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攷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滕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甲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賴之喪哀公欲設機亦以世子待之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樂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爲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秋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

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籥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并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按此爲惠公稱奚齊卓子語自以其幼小稱又將圖寡人注如我有爲孺子耳必不以爲後之稱稱之也

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疏穀梁傳曰里克所爲殺者爲重又將圖寡人彼傳又曰故里克所爲弑者爲爾君者不亦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乎疏通義云病苦也左傳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

卽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於是殺之疏左傳述里克對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

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微劍而死晉世家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

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穀梁傳其以累上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

入注据齊小白入于齊疏○見莊九年晉之不言出入者

踊爲文公諱也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憚矣獻公殺申

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文公功足

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

文公諱故也爲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

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惠公文公

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疏文公之故而上諱及於惠懷也將

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其篡不可聯

突讀書叢錄云踊當是通字之諺傳中通可以已也凡三見

昭三十一年傳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義與此

傳略同關西言憚亦與通義相近按踊豫雙聲爲訓注獻

公至出奔○上四年左傳云驪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世家云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

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

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

自備守○注不子當絕○定十四年注子雖見逐無去父之

義魯政云同姓之臣尙無去義況父子乎且惠公文公庶子

假令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當絕也按舊疏非也据左傳
及晉世家姬諸二公子與申生同謀則惠文不言去未必不
殺也娶之子無去父之義禮記檀弓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
哉吾何行如之故皆當紀也○注還入爲纂○文公惠公既
當坐絕則還入自宜坐纂義本相因所以明父子之道也○
注文公至故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入
當在彼年左傳謂晉文公殺懷公于高粱公羊言懷公出二
傳無異各有所據出蓋謂出奔高粱也○注爲文至在下○
下二十八年云晉侯入曹執曹伯與之稱侯以執又晉侯齊
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据秦稱師錄功
又傳大夫不敵臣注云秦稱師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
進之文公之功首在伐楚又左傳記有文公定襄王事故知
文公功大也○注懷公至子也○下十七年左傳曰惠公之
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
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
曰妾又二十三年左傳懷公命無從亡人杜注懷公子圉○
注惠公至出奔○晉世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
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秦繆公乃
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爲內應殺懷公于高粱入
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與左傳殺懷公于高粱同世家又云
懷公圉奔高粱戊申使人殺懷公明出奔即謂高粱也呂覽
原亂篇云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穆公思其逃歸也

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
注惠公至嗣也○莊二十八年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
子生夷吾皆庶妾○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疏九
所生故非命嗣○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桓公之享國也長注享食美見乎天
見其篡不爲之諱也○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疏繁露玉英云故齊桓非直弗受之
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
自滿浣也遂爲賢君而伯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
殺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
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
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文公之享國也短疏亡凡十九歲而
何其告吉此之謂也○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
卽位爲晉君九年晉文公卒是享國短焉○美未見乎天下
故爲之諱本惡也注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爲
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篡而有封功故爲之諱并
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篡而已有足封之

明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疏注齊桓至所知○齊桓功大
四年伐楚之屬是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諸讀如主文諸
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春秋書晉文則爲之諱本惡故曰譎
而不正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言之詳矣○注文公至
功大○通義云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篡
故須爲諱本惡以獎成其美

秋七月

冬大雨雹疏

左傳作大雨雪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雪雨雹

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
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雹故雹者陰脅陽也散者陽
脅陰也春秋不書散者猶月食也大戴天圓篇陽
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何以書記異也

注天人專愛之所生也

疏注夫人至生也○

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雹災五行志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雪
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
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
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

云何氏與先儒義同續漢志注引考異鄭云陰氣之專精凝
合生苞覆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太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
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駟房衽之內歡欣之樂
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初學記引漢含華云專
一精并氣凝爲奄宋均注謂若魯僖公齊於齊以妾爲妻尊
重齊媵無迴曲之心盛陰水氣乃使結而不解散皆與夫人
專愛義合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解云左氏經無父字按今

左氏有父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僖十年左傳遂殺平鄭
舉及七與大夫傳無父字則經無父字可知故公羊疏云左
氏經無父字今本左氏經有父字或後人從公穀經增公穀
有父字亦衍文差繆略云丕公羊作祁按今注疏本及石經
公羊並作平丕本字平隸之變漢石經尙書及山陽太守祝
睦碑涼州刺史魏元平碑梁相費昶碑趙相劉衡碑丕字皆
作平蓋一在不字中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

通義云夫人與君親則同
體分則君臣公及夫人云

者以尊及卑之辭也杜云婦人送迎不出門見
兄弟不論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義或然也

秋八月大雩注

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疏

穀梁云雩得雨

旱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一月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雩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傳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爲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傳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威應天變有木未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德以藏異修本末以應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注公與至之應○謂上陽穀之會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衛疏

元志姜炭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

限大衍同沈氏欽韓云今麻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

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爲三

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例言日不言朔非

失在朔前卽失在朔後庚午爲三月之二日失在後也劉歆

以爲二月日食劉孝孫推庚午爲三月朔按以麻推之庚午

實三月朔穀梁作正月誤石經正作三也○注是後至侵衛

○見下及十三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

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

夏楚人滅黃疏

舊疏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

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

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

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

子問之也通義云不諱者貞齊桓也用穀梁義新序善謀云

齊桓公時江黃國小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

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

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

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

楚趙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閱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凌夷不能復其夫仁智之謀卽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于政說穀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曰卒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處曰左氏作杵曰按穀梁

亦作杵杵處音同段借字陳世家云莊公七年少弟杵曰立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宣公卒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丁丑十一月之二十四日也按丁丑爲十一月之十二日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十九終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一

圭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

附著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十三年
盡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注桓公自貫澤

陽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

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疏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彼疏云

釋者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杜云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

有鹹城大事表云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文十

一年得臣敗狄于鹹自爲魯地水經注瓠子河篇河出東郡

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章邯守濮陽瓠之以水張晏

曰依河水自因春秋會于鹹杜預曰濮陽有鹹城者也續漢

郡國志云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城在大名開州東南六十

公羊義疏三十二

一

里○注桓公至乃會○上二年傳云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三年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自後皆從彼法故不復書小國也上五年左傳云江黃道柏方附從者不獨江黃矣

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後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

應疏陽穀上公會齊侯以下于鹹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

也按與上十一年秋八月大雩所應同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疏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

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

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吳遷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爲

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于蓋城杞即

諸侯之大夫城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淄于蓋城杞即

城淄于是杞復遷于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

城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向父

封于營丘陵亦丘也。丘，墳也。營丘，卽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紀要云：在縣東南五十里。

孰城之注：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疏：通義云：板本作孰城之。

成石經年，首缺三行，第四行白爲不言起以彼恒率行十字。

推之，是無之字也。按以下荅城杞文義釋之，無之字是也。

注：諸侯至誰城。○舊疏云：按上二年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

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慢道諸侯

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怪而問之。通義云：欲

言內邑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按

如傳意，以城杞荅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意，故城杞也。

孔以傳文之爲衍文，何氏以諸侯不序解之，似未當。城杞也。

曷爲城杞。疏：通義云：曷爲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爲城杞，滅

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注。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杞王者之

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疏：通義云：以杞南瀕莒，徐故也。脅之

傳以爲淮夷病杞，按此云：徐蓋徐戎也。書齊誓序：徐夷並興。又經云：祖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

平淮夷常武篇曰率彼惟捕省此徐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
宮淮夷攸服閼宮云至於海邦惟夷來同又云保有鳧釋遂
荒徐宅禮記檀弓記容居弔邾婁考公之喪稱其先君駒王
知徐之負強僭號已久莒亦卽於夷則此之徐莒卽左氏之
淮夷與○注以下至徐也○下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夷林
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文七
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
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
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
云恐曷卽漢律恐獨也陳羣新律序云盜律有恐獨漢書王
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獨國人受財滅五百以上免
恐獨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獨國人受財滅五百以上免
籍陽侯顯恐獨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謂以威力脅人也音
呼葛反按今律有恐嚇取財卽恐曷也戰國策云恫疑虛喝
高誘曰喝喘息懼兒恫正字曷段借也俞云國雖微弱無因
恐曷而亡者何解非也脅當讀爲協幹而殺之之恫字亦作
捐廣雅釋詁捐折也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詞惜誦
篇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折分之徐莒捐之者謂徐莒捐而
分之也元年傳曰孰亡之蓋狄滅之徐莒捐之者謂徐莒捐而
滅之彼惟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滅
之而曰捐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爲捐又以捐爲折
又以折爲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尤微也

史記陳杞世家云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又太
史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足也 曷爲不言徐

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

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繫露滅國下云

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
之用心如此豈不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然則孰城之桓公

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

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

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輒發傳者與城衛同義

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

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疏注輒發至同義○見上二年通義

須明之爾○注言諸至存之○通義云故不斥齊侯直總取
國辭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卽會城之諸侯

也又云實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穀梁傳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引何休廢疾云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耶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劉氏達祿廢疾申何云桓德之衰實始于葵丘此存祀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不序以明其散失之按楚正爲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此爲桓公德衰待諸侯乃能城故特總言諸侯也注外城至明矣○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郭是內城不月也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外城月也此外城不月則以文言諸侯足起爲外城無爲書月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疏

穀梁傳鄆子作繒下

侯怒與繒西戎犬戎攻幽王正義引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孔子世家云吳與魯會繒正義亦引括地志故

鄆城在沂承縣地里志云縉縣屬東海郡也按漢地志東海郡縉故國禹後葬曰縉治後漢書方術傳公沙穆傳遷縉相注縉縣屬琅邪郡縉漢郡國志頂邪國縉侯國故屬東海音書地理志徐州頂邪國縉縣故杜云鄆國今琅邪縣蓋漢屬東海後分隸頂邪也國語周語杞縉由太姬又云杞鄆猶在晉語申人縉人申州金石記漢開母廟石闕銘杞縉閼晉荀子堯問篇縉丘之封人注縉與鄆同蓋鄆縉通也說文邑部鄆姓國在東海从邑聲自是正字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周八里高二里孔子合葬于防卽此鄆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注据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疏通

云使乎季姬者言爲季姬所使也○注据使至文也○禮記檀弓云銜君命而使論語子路兩言使於四方皆臣爲君銜命之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使來請娶已以爲夫

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

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鄆子使乎季姬

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疏注使來至是也○穀梁傳來

朝者來請已也注使來朝請

已爲妻書歸者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鄆是也白虎通嫁娶篇
聘婦未往而死腰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
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婦季姬更嫁鄆春秋議之
謂此○住男不至親許○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至專娶女不
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可遠取防淫佚也詩云娶妻如之
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按詩召南野有死
麕序云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孟子滕文公
下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
母國人皆賤之其謂親求親許者舊疏云男不親求即昏禮
不稱主人之屬是也女不親許即致女之禮是○注魯不至
至無異○下十九年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鄆妻季姬淫佚
使鄆子請已爲婚也故通義云季姬本媵伯姬伯姬卒季姬更使
鄆子請已爲婚也故通義云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
鄆妻於上九年卒禮嫡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
姬于鄆糞行及防遇鄆子而悅之使來請已僖公許焉白虎
通義曰伯姬卒時鄆季姬更嫁鄆春秋議之謂此是也鄆之
君以一女子故躬汙血于鄆妻之社後有有國而欲邑者可
以戒矣潛研堂答問云問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
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
歸甯之說謂近台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未世
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傷檢若
是其甚乎曰吾友補摺升刑部嘗論之曰春秋之例女既嫁

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鄆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鄆不繫以鄆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甯平齊高固先書逆後書及已嫁之辭也季姬先書遇後書歸未嫁之辭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來未嫁則從內外之辭故曰季姬及鄆子按褚氏所論極允○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繼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趙訪曰凡諸侯來朝恒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卽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魯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佚致制婁與鄆仇深鮮結有十九年之禍故特書月以甚惡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疏

杜云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左疏引服虔云

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林屬於山曰鹿爲說也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元氏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

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
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
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姪居此思哭是曰
女姓之丘爲沙鹿之異名也大事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
東四十五里有沙鹿山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
亦名女姓丘周穆王女叔姪會居此水經注又云元城縣有
沙丘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皆以沙鹿爲山名唯穀梁
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注鹿山足以沙爲山按麻於八
月無辛卯七月之五此邑也其言崩何注据梁山言崩疏注
日九月之六口也
梁山言崩○成十五年梁山襲邑也注襲者嘿陷人于地中
崩以彼是山得有崩道故也
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
疏注襲者至地中○說文土部墮下人也襲於說文爲左注
袍襲黑同部疑黑之段借也廣雅釋詁墮下也河岸崩決
邑下入于水文曰墮邑御覽引元命包云有遭命遭命者行
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幸就下流災譴並發陰陽微性
暴氣雷至滅日動地天絕人命沙鹿襲邑是注竹鑑也襲倫
也河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人也白虎通壽命云遭命者逢世
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
是也通義云譚按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

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汭曰地陷視山崩
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俞氏越公羊平議云嘿陷入
於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云襲也足矣不
必曰襲邑也今按襲者重襲也廣雅釋詁襲重也漢書外戚
傳災變相襲師古注襲重累也沙鹿爲河上之邑河岸有高
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故謂之襲邑明其重累在上累乎平
地之邑也凡邑不言崩惟襲邑言崩正解所以言崩之故上
句發問不曰崩者何而曰此邑也其言崩何可知何解之非
矣按謂襲邑爲重累其邑亦別無所考況穀梁以鹿爲山足
明在山之下河之上矣襲蓋墟之借故有嘿陷之義○注言
崩至崩也○河岸閭監毛本同誤作河沙鹿崩何以書記異
崩按勘記云鄆本宋本崩作岸當據正沙鹿崩何以書記異
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記據長狄之齊晉不書疏注據長至
十一年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
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何以書記異也是之魯者爲天下記異
書之齊晉者不書明外異不書也故據問之

也注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者陰之精爲下所襲者

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

敗之應而不繫國者起天下異

疏通義云地以厚載爲德今而襲陷乃下不能承上之

象是後大夫交政纂弒接踵故爲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

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

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

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

而附會說之蓋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

沙鹿梁山崩皆非善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

也夫水火之爲災石鵠之爲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口所

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

也至於王道大壞彝倫一數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

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

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顧

氏棟高大事表云左傳衛地無山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元

城縣東有沙鹿上山此時當屬衛晉惠公時封域安得到此

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合而附會之耳穀梁

亦以爲晉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爲天

下記異者考得之○注上地至象也○原義釋○注河者陰

之精○水經河水注引說題辭云河之言荷也荷精分布懷

陰引度也○引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又引考異鄭云河者

水之氣四青之精也水者陰河爲水長故爲陰精也○注爲

下至之應○疏云卽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將卒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違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將天子蔽晦及齊威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匹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按劉向取應至王札子晉敗王師二事似遠左氏專屬晉亦未確當以邵公說爲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曰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杜注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爲說按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爲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

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爲陽雄
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
今王翁孺徙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
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按元城建公所當
是附會王氏無足據也齊桓卒見下十七年下十八年邢人
狄人伐衛二十年楚人伐隨二十一年狄侵衛宋公楚子以
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終于泓之敗皆霸道毀夷狄動宋
襄爲楚所敗事也○注而不至下異○而字疑衍此決宣十
六年成周宣謝火書成周昭九年陳災書
陳也成五年梁山崩不書晉義與此同

狄侵鄭

冬蔡侯盼卒

注

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

父仇故略之甚也盼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盼以

次立非篡也

疏

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盼作盼閭監毛本作

潰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按不能其國者絕奪

其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殺眾殺其君之辭
注舉國以明失眾坐絕也蔡盼不能撫有其眾致令潰叛故
當絕按史記世家載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

己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則尤宜絕矣。○注不月至甚也。○舊疏云大國之卒例合書曰卽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並不月故言略之甚也。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舊疏又云其父者卽蔡侯戲舞莊十年爲楚所獲而卒故謂楚爲父仇上四年齊侯已下侵蔡遂伐楚是其背中國附父仇之事穀梁疏引麋信云蔡侯勝父哀侯爲楚所執勝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通義云勝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於楚繆侯附父仇而背中國故略賤之不書不葬貶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弑父惡人首會屈賂道以伐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按自齊桓合諸侯以來蔡未一與諸夏會其背中國附楚明甚故春秋絕之甚也。○注勝立至寡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二年卒蔡人立其子勝是爲繆侯是以次當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

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疏

注月者至齊桓。○正以朝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

如齊注云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弑獨能念恩朝
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
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下
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
十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爲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
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蓋通首尾數之也

楚人伐徐疏

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
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

略云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侯在陳侯之上按

今三傳注疏本及石經並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云云

杜云牡丘地名闕大事表云今東昌府治聊城縣東北七十

里有牡丘或云卽春秋會盟處紀要牡丘在東昌府東北七

十里僖十年盟于牡丘遂次于匡疏杜云匡衛地在陳留長

齊桓公築牡丘卽此

二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

孔達伐不能克今晉會鄭還衛論語子畏於匡卽此史記孔

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匡城縣北十五里今俱在直隸

大名府長垣縣境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孟康曰春秋會

于匡今匡城是紀要匡城在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公
秋時衛邑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注云畏楚公

孫放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
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
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

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

疏校勘記云率師唐石經鄂本

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率○注言次至人恩○原文
爾○注既約至解也○杜云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
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按左傳云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
也又云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明楚爲徐即諸夏伐之諸侯始爲救徐盟杜丘既復遣大夫
往以致楚敗徐喪林是不能解也○注大夫至凡也○春秋
之例凡大夫不序者皆上有各國君則下止書大夫如襄三
年大夫盟二十七年約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屬是○注
內獨至卑也○舊疏云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魯
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大名氏即國君卿者殊尊之經而省文

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

衰中國微弱之應疏

通義云晦食漢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注是後至之應○見下十

一月下十七年二十一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天下異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匹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懷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益春秋實與而不與之義也按公羊無此義且取應亦殊遠彼志載董仲舒以爲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婁林均與何義相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

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喪

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疏杜云厲楚與國

厲鄉續漢志汝南襄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惠氏棟云厲賴一國沈氏欽韓

云按續志汝南襄信侯國有賴亭故國今光州商城縣南有賴亭志以爲古賴國者也水經注潯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

鄉西亦云賴鄉古賴國也即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鄭氏以厲鄉爲烈山氏生處列厲古聲通用厲又轉爲賴耳此厲國當

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鹿邑東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厲音賴顧氏棟高厲賴一國論云春秋時有賴

國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云賴國在義陽隨縣蓋賴人仕於楚者傳十五年伐厲杜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爲厲之役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遂滅賴傳云賴子而縛衛璧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陵州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諱之左傳漢書歷有明據公羊傳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釋文左氏作賴穀梁於僖昭兩傳俱書厲史記豫讓范雎列傳秦身爲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並列兩國杜氏精於考古而乃有此失與○注月者至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通義云前大夫之師無功書次見譏此役伐楚與國以緩徐寇善齊桓誠謀救徐故月錄之○注厲葵至命也○上九年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何氏當有所據書籍散亡無文以言之○注曹稱至情也○校勘記云解情云宋本同本同監毛本解作懈非按釋文作解情也隱五年傳云將卑師少掇人曹無大夫又小國不合稱師宜稱人今書師故解之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又城邢曹並稱師蓋亦襄義於此解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征不義善尤進故著於此論語爲政篇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八月螺

注公久出煩擾之所生疏

注公久至所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十五年八月

螺劉向以爲先是釐有蠛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爲壯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與此久出煩擾義合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注据柯之會不致疏

注据柯至不致○見莊十

三年久也注久暴師厭過三時疏

注久暴至三時○公以三月盟杜丘至九月始反國應春

夏秋三時故書至危之穀梁注莊二十七年傳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鄆疏

通義云始嫁之薛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鄆此書歸又與伯姬歸于宋文同例故

啖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言不合於經若言魯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旅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注晝日而冥疏

注晝日而冥○校勘記出書日云鄂本書作晝諸本皆誤書字

詩郊風風雨云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周頌鑠云遵養時晦傳
晦非也左傳昭元年說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以晦對明故
爲冥書冥爲晦則春秋晦也爾雅釋言晦冥也淮南時則訓
窮夏晦之極注晦明也昭元年左傳晦淫感疾注晦夜也夜
故昏晦當晝而夜故曰晦也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日者陽
之精曜魄光明所以察不失以照滅晝晦其所懼也漢書劉
向傳曰晝冥晦皆謂此通義云漢按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
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己卯適九月之
盡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盡遂指以爲月
晦莠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口苟不亂義何以亂義二晦苟
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以辨之也晝晦
日晦月晦日是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以辨之也晝晦
但舉日鷄父之戰左氏以爲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
妄者猶譏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
穀梁於甲午晦周云日事遇晦日晦於此亦曰晦冥也可知
是日晝冥自有師傳非窮詞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
者蓋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
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
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也但
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包氏慎言
云經書九月晦震夷伯之廟月之二日晦公穀皆以爲晦也
不以爲晦日二傳例春秋記朔不記晦按歷九月庚辰朔則

晦爲八月之二

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

說文雨

物之證也史記殷武乙暴雷震死神道設教之至暴者也又

云劈歷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雷爲雷倉頡篇雷霹靂也然則

雷電噬嗑又象傳曰雷電合而章故此雷電並舉也夷伯者

曷爲者也李氏之孚也注孚信也李氏所信任臣疏注孚信

○詩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傳孚信也又下武成王之王字

林云孚信也禮記緇衣萬國作孚注孚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

所信任之臣而但曰李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爲

偶據說文字古文作采从爪从禾卽保古文而保又从采是

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

師保季子親爲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曷爲

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注

據陽虎稱盜疏注據陽虎稱盜○

大弓是也通義云爲重天戒不得不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稱夷伯也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明

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

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疏繁露奉本篇云夫流漆者其水不測尊重者

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注使稱至起之○隱元

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夷伯陪臣比之天子大夫

稱字是過於大夫矣所以明爲公家至戒之義○注所以至

之言○論語季氏篇文繁露郊語篇引此語說之云彼豈無

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

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

至閭闔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天堂如天殃言不必立

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罰者

聞與默耳不然其來速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

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何以書記異也注此象桓公德

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

哀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

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疏此

象至云之○漢書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

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冥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

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晦晦明年公子

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書

皆瞑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

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季

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冥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

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

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

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經義雜記云劉子政

言晦冥也震雷也木鼓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季本公

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

廟凡似夷伯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蔽於季氏

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

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隨得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畢之也

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劉歆以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

加誅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己

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卽

本到子駿說按到向與董義近唯子政謂爲議世大夫則本

穀梁說然當時世卿非一何獨於夷伯廟加罪魯前後大夫
不見有夷伯焉當以公羊爲正蓋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
晦之應焉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震夷伯之廟之應
也故通義引董仲舒說云廣森以爲季氏專魯其弊極於陪
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
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
復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於易
世之後也按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
四世矣聖人此語蓋發於季平子逐昭公之時已逆知有陽
虎執季桓事故曰三桓子孫微矣魯自仲遂專國文公失政
祿去公室者文宣成襄昭五世也政逮大夫者季友文子
武子平子也故季氏專政自友始天之震其孚有以哉

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蕞林

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

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也

疏杜云蕞林徐地也下邳僮縣東南有蕞亭大事表云在

今江南泗州境後漢書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蕞林
伏沿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一統志
古蕞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是也○注謂之至之也○成三
年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故

夷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先伐同姓從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夷狄之此徐不稱人不稱師故爲狄辭也滅杞事見上十四年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滅杞爲不知尊聖法度惡重也○注不月至秋也○舊疏云正以敗例書月卽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是也此爲略兩夷故不具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彼傳以夷狄相敗書文不具令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故志是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壬戌十

二月之十六日按歷爲閏十一月之十四日也上十年左傳云蔽于韓杜云韓晉地大事表云今爲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後爲桓叔子韓萬食邑左傳所謂韓原是也又云左傳國春秋前晉文侯二十四年滅韓卽此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卽秦晉戰處齊氏召南考證云顧炎武日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爲望者不同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有韓亭當是也通義云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此偏戰也何不以言師敗績注据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疏

注

泓至敗績○見

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釋不

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主

書者從獲人例疏

注舉君獲爲重○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

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

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

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

次之按昭二十三年傳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獲大夫生師

皆曰獲大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之屬是也○注釋不至爲

惡○舊疏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經矣彼傳云執未有不

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

釋賢者之厄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

責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慎言云國君天子所建

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卽當死○不死尋社稷也故罪皆絕

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

乎大夫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也當絕賤又莊十年以蔡侯

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注主

書至人例。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眞夷狄，故與楚異，是其從獲人例，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疏。

釋文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按

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閏附莊故也。後人以傳卷大輒分之，爾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王阮兩家皆錄卷數，本此包氏慎言云：經書正月戊申朔，據歷戊申爲正月之二日，非朔也。經連書六鵠退飛之異，而云是月傳云是月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春秋不記晦朔，有事此全經之通例，非爲實石之書朔發也。按以歷推之，是年正月實戌申朔，實左氏穀梁作隕隕實字，通說文引作碩石，是月周禮大司樂疏引左傳亦作實石，或左氏本有作實者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疏。校勘記出是月音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首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引此作提月，又鵠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陸佃注云：提零日也。引公羊爲證，左氏石經月下旁增也。字是後人妄加校勘記，又云是月與月令是月似異而實同，改作提者，俗人所改也。按此說非也。釋文云：或音徒兮反，卽初學志所引之提月本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是月與月令不同。校者猶牽涉左氏家爲說耳。

校勘記又云六鷁諸本同唐石經六鷁字缺釋文作六鷁五
歷反按穀梁亦作鷁左氏釋文鷁五歷反本或作鷁音同說
說文引傳文作鷁史記宋微子世家注引同則左傳亦作鷁
文選西都賦注引杜注鷁水鳥也然則三傳文本文皆作鷁
字矣尚書大傳云鷁者陽禽注鷁本或作鷁經義雜記云說
文鳥部鷁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鷁退飛鷁或從鬲
鷁司馬相如說鷁从赤按春秋傳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
鷁字或作鷁釋文六鷁丑歷反本或作鷁音同又公羊穀梁
釋文皆云六鷁五歷反可証三傳皆作鷁與說文同今公羊
注疏皆作鷁惟何注六鷁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
鷁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
者故後人据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賈逵云鷁水鳥陽中之
陰象君臣之訟闕賈景伯以闕解鷁是取同聲字爲詁尤可
見六鷁字本從兒也史記微子世家六鷁退飛漢書五行志下
作鷁引公羊作鷁索隱引左傳六鷁退飛漢書五行志下之
鷁退飛過宋都師古曰鷁音五狄反玉篇鷁午的反又五兮
切鷁鷁並同上猶根据許書从兒爲正从益者說文不收
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鷁五歷切鷁同上說文又作鷁鷁反
以鷁爲正義
尾倒置矣

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注据星實後言實疏

注据星至言實
○卽莊七年夜

中星賈如

雨是也 賈石記聞聞其礪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礪八耕反注疏本礪誤礪

梁疏云礪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礪據公

羊古本並爲礪字張揖讀爲礪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

經義雜記云按玉篇石部礪柱下石礪之仁切礪也音響也

又大堅切礪披萌切大聲研同上揚楊氏所見玉篇無礪字

則今本有者蓋係強等增加廣雅西釋詁礪普耕反聲也而

無礪字楊云張揖讀爲礪是古本廣雅有礪矣五經文字礪

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

若孟子填然鼓之之填說文土部訓爲塞疑公羊古本通借

用之廣韻十七真礪柱下石也一先礪柱礎皆不具石聲一
訓十三耕礪礪如雷之聲則作礪然者義亦通孫氏志祖
讀書叢錄云穀梁疏張揖讀爲礪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
按疏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釋詁礪聲也是亦讀爲礪也
廣雅釋詁礪聲也是廣雅之文選西都賦礪王填以居楹李善注填與
礪同非此義按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趙注鼓音也說文
上部填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填填然注填填然滿足之貌
聲之滿足爲填填然貌之滿足亦爲填填然也故楚詞九歌
云靈填填兮雨冥冥然則礪然即填然也當與孟子之言同
義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疏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

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又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事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文心雕龍宗經篇春秋辨理一字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是也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注既隕後乃知是石又云隕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石記聞也引此傳爲說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

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疏

注是月至月也○舊疏云

上十年傳云踊爲文公諱何氏云踊像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春秋之內悉解爲齊人語此一文獨爲魯人語者以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爲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母生公羊氏皆爲齊人故解爲齊人語逮及也僅及是月故云是月邊也爲在正月云欲盡也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公羊經傳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提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者故釋文先言是月如字或一音徒今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鷁冠子王欽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按集韻十二齊收是字卽引此傳通義云是讀爲隄隄之言
邊也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
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禪言盡縞之月
而爲禪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叢錄云鵬冠子
注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初學記引
公羊皆作提月提當通作抵字故傳云僅逮此月也說文人
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纔字也三蒼及漢書作纔鄭
注禮記周禮賈逵注國語東觀漢記及諸史並作裁許書水
部東部作財材能言僅能也公羊僅逮是月也何注在月之
幾盡故曰劣及是月定八年曰公歛處父帥師而至僅然後
得免僅蓋僅之譌字射義蓋勵有存者言存者甚少勵卽僅
字广部塵下云少劣之居也與僅義略同今人文字但訓僅
爲何以不日注据五石言日疏注据五石言日○舊疏云等
但何以不日注据五石言日疏注据五石言日○舊疏云等
而六鷁不書晦日也注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嘗
日故難之

於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鷁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疏注
災至是也○舊疏云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之屬是也
今此亦晦故不書日○注日食至知也○隱三年傳云日食
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
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

傳又云其或曰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云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朔在後也注云謂晦日食莊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是也是晦不日也○注六鵠至晦也○校勘記出六鵠云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鵠作鵠爲錯見字今晦則何以不言晦注据上言本公羊經注及疏皆作鵠也

朔春秋不書晦也注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僂無所求取

言晦朔也越盟奚戰是也疏

注事當日者日○謂例書日如君大夫盟例日定哀減例日大

國卒例日納女卒例日弑例日失禮鬼神例日之屬及喪貶所繫當時日而日者皆是此上事雖值朔但書日不言晦也

○注平居至卓僂○校勘記云釋文卓僂九委反惠棟云卓僂亦見漢書蓋當時語舊疏云謂無他卓異僂反平常之事

○注無所至是也○舊疏云卽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越春秋說以爲二月晦矣五月丙午及齊侯戰于

奚春秋說以爲五月之朔矣然則此傳云春秋不書晦朔謂平常之事若卓僂有所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具見下

朔有事則書注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皆是也疏

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賦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春秋

辭繁而不殺正也爲美宋公得正故書朔所謂單僂是也此特爲王者之後記異宋襄伯道不終爲夷夏起伏之機故亦

書朔晦雖有事不書注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疏也

注重始至錄事○明不書晦義也春秋重始故也曷爲先言六而後言注據賈石

後言五六鵠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則

退飛注鵠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

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注至然也

○明經之先書六後鵠後退飛也鵠小飛高不可驟辨六數

易見故用視鵠則需察退飛則必徐而察也穀梁傳曰六鵠

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注云六鵠退飛記見也下

引此傳爲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鵠且猶

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鵠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孔叢子公孫龍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鵠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鵠按卽董子所謂以其先接于我序之是也○注宋都至曰都○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集解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後漢書東平王

蒼傳注人所聚曰都廣雅釋詁都聚也書堯典曰幽都傳都謂所聚也凡聚會謂之都因謂建號之地爲都釋名釋州國云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穀梁傳民所聚曰都○注言過至退飛○宋世家六鵠退楚風疾也注引賈逵曰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鵠逢五石六鵠何以書記異風都退明異著于宋故言于宋都也

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王者之後有

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

專者也鵠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

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

終敗如五石六鵠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

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疏通義

云爲王者之後記災異者示有加錄所以象賢崇德亦春秋

憲章文武以爲後法者也錄宋而略杞者遠近之殺大事表

云公羊屢發傳爲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爲杞亦王

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杞棄其故都而

自卽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
視以爲強弱故春秋恒重之亦初不因其爲王者之後也考
春秋一書書雨蝨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以及
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
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云宋災故
是春秋特筆志貶盟亦未有書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
是聖人特筆志褒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宣十
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常偏強不
肯卽楚以爲東諸侯衛至宋卽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
晉悼之興首有事於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是乎在韓獻
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闢乎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顧
之猾夏也於僖二十六年閼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
又圍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
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按顧
氏不解公羊錄宋畧杞之旨故爲是說而宋爲天下安危所
繫其於當時形勢亦未爲無理也○注王者至異也○校勘
記出親王云閼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親作新當據正爲王者
之後記災見王者當安存之也故詳錄之○注石者至之數
○五年見執六年終敗見下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後漢書襄
楷傳夫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故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
楚所執穀梁注引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家陰而陽行
將致墜落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左氏疏引

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于陽漢書五行志下之
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鷁退飛過
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
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
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鷁水鳥也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
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
抗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庶明年齊威死
伐楚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
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
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鷁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
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
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死
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鄙季姬
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嫡庶亂宋襄公欲行伯道卒爲楚
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壘也故
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元枵元枵齊分壘也石山
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
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眾而治五公子之
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
始退執于孟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則
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
也京房易傳曰距諫曰彊茲謂卻行厥異鷁退飛適當黜則

鵲退飛按班志與穀梁注所引劉向說卽其洪範五行傳說志又載董仲舒劉向以爲云云是公羊舊說均與何注微異又志下之上云劉歆以爲風發於宅所至宋而高鵲高莖而蓬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莖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籍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鵲之數云此又一說也史記注引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鵲逢風却退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太岳之允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鵲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鵲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聞也卽用子駿說彼疏又引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又引鄭君云六鵲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虧不進以致敗也俱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陰行也與何氏義皆大同若然耿介自用得取敗者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孟子滕文公陳仲子章趙氏章指亦云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邱嫂比諸巨擘也春秋重義不重事故美宋襄欲行霸事惜其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也鄭氏駁異義從劉董各說其言得諸侯之象兼採左氏說矣何氏逆詠之言與劉歆言常風之罰皆與京氏詎諫自彊茲謂卻

行等語合又按易林乾之兌云鶴飛中退舉事不進眾人亂
潰又蹇之蠱云六鶴退飛爲喪敗祥陳師合義左股夷傷遂
崩不起伯功不成又解之噬嗑云鶴飛中退舉事不遂且守
仁德猶免失墜又困之坤云六鶴退飛爲喪敗祥陳師合義
左股夷傷遂以崩蹇伯道不終皆與公羊義合○注天之至
畏也○舊疏云春秋說文也經義雜記十七云杜云石隕鶴
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
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鶴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
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
異乃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
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鶴之間是
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鶴退風咎君
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
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鶴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
炫用服虔爲說也按彼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密卽此傳天之
與人昭昭著明之義劉光伯從服是也杜預棄人事而空言
陰陽不可爲訓○注於晦至意也○通義云石鶴之異一在
月本一在月未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
麗于上降而爲石此王者威福下移于諸侯之象也於朔者
示襄公將始起繼祖列於五伯也六鶴退飛象伯業終退劉
歆以爲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鶴之數云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包氏慎言云三月壬申月之二十七日按當二十六日

其稱季友何

注

據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

疏

注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不稱季也閔元年季子來

歸不稱友也左傳杜注以爲季字友名劉炫規過以季爲氏

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孫以王父字爲氏行父氏

季明季爲字若慶父字仲謚其子孫以仲爲氏叔牙字叔謚

僖子孫以賢也

注閔公不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

叔爲氏也

討慶父之功遇牙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

起事言于

疏

舊疏云以君弑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

見其賢按季友之功莫大於討慶父叔牙故宜見褒穀梁傳

日稱公弟叔仲賢也杜亦云稱字貴之通義云賢故稱季也

繫名者卒從正陸渚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

公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感故於其卒以明

之說苑尊賢云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內外無憂行

政二十一年按二十一年字誤○注不稱至言子○舊疏云

卽閔元年歸之下注云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木感洛姑之

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是也則此注爲決閔元年不

解字
故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丙申月之二

作淫神弗福也於春
秋可以興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

注日者信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

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

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

日按當二十日校勘記書公孫慈云唐石經諸本作公孫慈
此本疏中慈皆作茲按當作慈慈作茲者左氏穀梁本作公孫慈
年左傳注云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注日者至日也○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以所傳聞世大夫卒不聞有罪無
罪皆不日也此及季友卒皆日故解之明信公賢君宜有恩
禮於大夫故也鄆季姬書日者從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
卒書日之例○注一年至痛之○舊疏云言由是賢君故宜
痛骨肉之卒若直見是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但當見季一
人書日故知宜痛其頻死故也孔氏通義以穆桓莊閔爲所
傳聞世別信爲所聞世以爲三喪皆日合無罪書日之例非
義何氏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注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刀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疏

杜云臨淮郡左右○注月者至始也○舊疏云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月故如此解任豎刀易牙者下十八年傳云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是也滅項下十七年滅項是也校勘記出豎刀云閻監毛本刀改刁非此本豎誤豎今訂正疏同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進公曰豎刀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是任豎刀易牙事也通義云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邢侯次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邢侯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上十五年齊師晉師伐厲殺梁丘引徐邈曰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伯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于外禍衅已兆動接危理故月舉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終

子次菴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